周易像象述

一

象邵子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何謂陰含陽二氣未分以靜含動是陰含陽也何謂陽分陰二氣既判陽常為主而統乎陰是陽分陰也易於乾坤後首列屯卦正是陰陽既剖靜而向動陽出而統陰之始屯上坎萬物入坎陰含陽下震萬物出震陽分陰名曰屯者此際生機雖動渾淪未判混混沌沌然屯即沌字之義故序卦曰盈天地之間皆萬物屯盈也物之始生也以時運言之為冬至子之

半一陽初動之歷元以一日言之為半夜雷聲坎為子時
以人生言之為孩提初覺之念落地一聲以天地言之為
人物初生聖人始出之時此時生生伊始克天塞地
渾是一个生機所以謂之盈乾資始坤資生皆於屯
中造端托始故屯有元亨利貞四德邵子詩一陽初
動處萬物未生時屯正其時也這點子中陽最宜安
佚不宜輕動故勿用有攸往這震初一陽在四德為
善之長在人為不學不慮之良心在世為天地間第

則其氣解矣故屯有元會運世之屯洪荒之世是也有一代之屯亂極思治人心欝結時也君子何以經綸之曰為天下求仁人而已故湯之經綸商也不於南巢而於聿求元聖時武之經綸周也不於牧野而於既獲仁人時所謂利建侯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六爻坎輪震馬分明駕車之象四柔爻駟馬之象

之象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二遭如是當致其難之謂以時未可動而乘初易動故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二正應在五非為有寇害我之婚媾者也本義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已婚媾耳一體无婚媾以初為寇不如虛說只是女子輕從則失正故必待正應之合十年乃字方得其常道用世大君子尚未可有為豈輕出干進之時乎六三震動終爻又不應五不言班如有喜動

之象故詳言其失鹿衆陰之象鹿以象民虞人初剛之象林中撰坤之象所幸震體猶能知幾可以舍而不往也舍安靜不輕動之謂三五合則撰艮故有行止之介四與初正應可以交初者全在四之下求故曰求婚媾曰往與初同往也吉若四能為天下得人者故象曰明也內三交震體同一戒輕動之詞四坎體示以求通之路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去聲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五屯亨屯時之亨元輕施不得只有經綸事當做小貞只做柔事也大貞剛大之作為也大貞凶乃時有必然蓋屯時經綸草昧之主舉世未能知舉世未能從渾身是凶境故只有柔小事可做做不得大貞這亨要珍重即文王可見如小心服事獻地請去炮烙之刑皆小心亨澤如何大霈得雲雨然幾不免虎口矣直到仇行南國戡黎伐密方是文王底大貞此則脫屯而解矣論屯時只是凶也惟凶而終不失大貞

馬得舜禹便都是經綸之人屯可一日无建侯哉三之
无虞
象緜

禮月令仲冬水泉動屯之實象是月也陰陽爭諸生
湯註云湯動也屯之明義爭即所云交

屯天地開闢之子中陽復一年一轉之子中陽每卦有六
樣位可就六等人説有六樣時可就一人身上説前
解就六位言也因屯摠是不可動之時故爻辭如此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
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釋利貞之義
物生必蒙蒙者物之稺也乾坤交而生三男坎中交
人之心也震下動即人心之生機艮上止即人心之
定體亦即人心之明覺 艮體光明 所以屯後受之以蒙
坎震合為屯人物始生震一陽則人心初念孩提愛
敬是也坎艮合為蒙即人心真知艮一陽從坎透上

即初念一點光明孟子所云幾希是也屯後為蒙以初心之明明而未著艮為少男少時之明蒙蒙然命之曰蒙即鴻濛濛字之義坎為子艮為寅子寅之交天光將發未發有蒙之象人心平旦此明現體時也即為人心真覺一定之體聖人所以覺萬世者不過欲覺此人之所以學先覺者不過學乎此故師道于蒙而立舊說屯言君道蒙言師道猶一之也天生聖人為斯民主不開羣蒙登覺路何言君道故君師一事屯蒙一

道匪我以下則詳言師道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坎在艮止之下正是人生而靜之心寂然不動天命本然之體也此為山下有險然這點心體即是天理至極天下之至善在焉故曰險而止惟其險乃山下所有之險其險也為天下之定極此正見得純然天體不識不知一无揉襍是赤子真心故象之曰蒙此靜中心體即是天下大本萬理具足蒙所以亨其命於天所謂皇降之衷者在是

不可求故文中只說包納若二三之心便有為而求非初出无染之水乃有汚有染之瀆水不可告矣這點剛中性命之正從此培養豈不是作聖根基故蒙之利貞養聖之功也蒙彖指一中于人心又提聖功于一正孟子曰人心有同然聖人與我同類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正是此旨萬世心學之宗師道之宗也蒙彖中六文之義井然可見故知周公作文辭一毫無增入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坎曰維心亨行有尚故蒙言心而曰以亨行心體之
正不正在行耳山下出泉有源之水可以无遠不達
但恐塞而不行或行而有阻若果其行則日流日衍
達之无非天德矣故可以育德果行是實落行也親
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所謂果行育
德本義必行貼果字有漸貼育字
看育字是養正之義故主一直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音脫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

包中則雖乘二亦必下順乃為得師四曰遠實繫辭曰遠近相取雖遠而能取乎二亦何吝之有五以中應二故直曰順以巽可見蒙之所貴者順而已故要終言上下順也本義三爻順改慎不必

人人聖基只此孩提一念從此萌動曰發就此涵養曰包不取所以防外見困學所以破愚柔必不得已後設擊之一法蒙養无遺教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需待也

乾天為主心方得其為坎中一陽與乾孚孚則心與理合而為一矣故光而亨而貞而吉又利涉大川生人之養孰大於此人生涉世有順有逆有常有暫於心體上无不是險富貴有富貴之險貧賤有貧賤之險夷狄患難固是險安常處順尤是險人正要在險處養不歷得險天理如何得熟不得天理為主險如何得不陷故彖曰需須也乾須坎坎須乾相須為養也又曰險在前時時有險在前也不知險則

養惟從容乃可以相須總之所以成其養 每卦有幾義俱要通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水在下有險上於天則雲矣雲上於天何險之有人心不合天理則險上於天則皆成妙用何險之有雲皆太虛中之變化也人心皆天理中之流行也如此終日之飲食方得為知味飲食所涉之境遇皆宴樂安居故曰以飲食宴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未近于險之象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

二得中不求遠險初亦不犯險三却自有个置身於
无害之道取象于沙沙是在水而水不濡能使水流
行而无礙者象曰衍在中衍字更妙衍之路路皆通
君子得理之中真是用之境境皆通此需沙之妙也
三近坎取象于泥有不避艱險不辭汚濁之義此臨
難不苟免學問也又曰致寇至致寇之事更不易言
古兩軍相遇必用勇將致師勝敗之機全看致師力
量必如孔子之磨不磷涅不緇方可以致師可以需

需訟心體從乾上摩盪過師比心體從坤上摩盪過
從乾上摩盪只透得乾始知體從坤上摩盪方透得
坤能行事師之險在内正要從千險萬險中透出坤
順故夫子雜卦于乾坤之後首刻之以比樂師憂然
不有先天下之憂何以有後天下之樂故序卦師先
于比正是從前下手憂危剋戰治心最切工夫也師
者衆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故行師者戰戰兢兢无
一時不險无一念不險捺心之法能時時念念常知

此險真見得一或不慎便是死生存亡關係知此可與言師矣師道无過一正師以正動乃為王者之師故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以師之正正天下之不正者便是王道然必先于自正能使一軍同以正天下為心方是能以衆正也丈人云者即爻中所稱長子以二撰震故也坎中一陽即震為長男元善之長是天地之仁德也行師天下之至險惟有以仁德行之殺道盡是生道如此天下豈有不順從者所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險藏于順也容民之中而畜衆焉兵藏於民也險王公之所以守國惟民中藏兵可以潛消天下之邪心而无敢不一於正天下之至險在焉先王養兵之法如此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否臧謂不善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

中也不寧方来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乾坤既列凡叙六坎以人生坎險難平之故自屯蒙需訟而至于師曰行險而順已從師憂中百般防攝過来至此險者已出而不見其險矣故聖人于比獨不言險字蓋師之險在内内而克盡其憂危比之險在外則外險自得其通達比所以樂雜卦比樂從兢業中透出心體達之无不遍滿能通天下為一心故樂也心體到比纔得乎心之正位滿得心之分量九五剛

中全是乾五飛龍體陞所謂百體皆從此剛也所謂萬物皆覩此剛也故比自吉其所以吉以衆陰輔一陽无不順從于下也卦德莫吉於一陽為主有一君統衆民之象惟比以一陽居九五言其德德則居乎天位言其位位乃位乎天德真是大君建極之象故特稱原筮原者萬化一原之原筮者千變萬化推衍不窮之道比五剛中真能執一以御萬居中以定四方萬事萬化无不於此出謂之原筮也以其德之可

六既无其德又非其位全是過中失正何以成比故曰其道窮言不能比五又不能為下所比也即如堯舜之德一當倦勤尚且擇賢禪位正為中不可過也

上六之无所終即此義

比无上比下比上兩義凡位在下者自比上位在上者自比下相須成比只一个道理

本義

分屬未妥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五方異氣高下燥濕之不同血脉則流貫而通于

一水是也故地上有水比象萬國之民氣稟習俗之不同其血脉亦流貫而通于一心是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欲使上下之心常得流通如地上之水也天子得諸侯心與民通坎象民得諸侯心與天子通坤象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来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其所以能使之順從者全以歸往之德在五初在下其去五最遠通之不易然初為坤

順首爻初若不從何由成比故惟一心向往以孚元永貞之德方得比于五而无咎也又曰有孚盈缶者初雖與五不相當却與四正相應初六孚五之誠積之滿而得比於四則合于五矣缶土器坤象盈缶取其透過坤之三爻而及于四也又曰終来者六四上六同為坎體初之孚既盈于四而四来則上六亦孚而終来合全卦成比有他吉也有他者猶云意外初原始要比之成必于初孚故爻辭先及終吉焉

以心體言之從初要信得中體真是為有孚然必從
一事孚積而至于事事孚方是盈缶如此心體到底
相安曰終来縱有意外疑難亦无他害有他吉也以
王道言之初是下位遠臣四是公卿近地初之比須
是一片誠心充積之盛通於王之近臣則亦通於王
而成大順矣如此天下豈復更有不從王者是皆初
之誠意感孚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者即賢也二之内比非无外聯衆人之心四之外比非无自盡其誠之意因位而分言之互觀則同一比之善道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

陰之比陽遠近内外不同若五之比下何分内外何

分遠近中正而天下歸湯平平顯用其道天下共
由人人得而比之曰顯比王用三驅下則正舉王者
田獵一事以明顯比之象三驅之禮從王者行則為
順而取之背王者行則為逆而舍之是王者明明白
白與人一條大明之路人可由但人自不肯由如
前禽之失是也失謂失其正路邑人不誡王者此心
人人共曉故王者所取人皆取之王者所舍人皆舍
之不求其必得也此句又極狀王道之顯而共由如

此

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免被驅而入者皆獲　按如此舍者生獲者死矣蓋獲者獲以供祭祀享賓客充君庖也用莫大焉此為盡物之性惟君之獲士亦然羅而致之生之用也死之用也期无見棄焉則皆吉矣　孫聞斯說

又說細察田獵之禮當以向王者而來為順取者為使之去而得生也以背王者而入為逆舍者舍其生也故失者為前禽而邑人不誡亦曰不求必得也此論亦有理存之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上下謂五陽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本義畜止之說切于大畜不切于小畜孫聞斯說桑得位而上宜句下應之另句

小畜履二女與乾摩盪桑道之用與三男之用絶不同如震之動坎之陷艮之止皆以一剛為君故交專以剛為主如巽之入兌之說雖以一柔為用然須以中交之剛為主桑而得乎剛中則巽所當巽說所當說桑道之用无非所以從剛若不得剛中則所巽所

說便易有奠故小畜四履三兩柔交通卦之主而皆
无吉詞以柔不能主剛也此易之大旨
小畜以柔小畜乾是從細微處涵養天德曰小畜大
畜以艮剛畜乾是大涵養曰大畜蓋乾只是一个天
德无可分大小然其用功却不同必從細微精密處
一一透過方可尋歸根詣極而成大涵養故小畜之
功在大畜前天下萬理紛紜皆是天德散見无一處
不貫通无一處不胞合總得天理流行故必如風之

行天无所不入无所不到纔成得畜畜云小乃以一貫萬功夫所謂一本而萬殊大畜則所謂萬殊而一本交相為養者也小畜一柔乃得位之柔乃上下皆應之柔以其居四而異五剛中謂之得位居當巽之地也惟有此柔内外相通本末相通巨細相通上下應也以健而巽所巽者又剛中何畜不成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亨曰乃見非剛中不足以行不足以亨也

密雲不雨二句則發明畜之義必積久而盛然後有流行之妙故積之貴不已也乾是老陽巽是長女少陰以陰畜陽必畜久而陰陽相和方成妙用故以雲之積盛而雨為象雲必積而密密則自然雨未密而雨雨必不霈故須密之又密只管積而不已曰尚往也又曰自我西郊乾在西北巽在東南以巽来畜乾是雲在西郊也這只是陰来感陽必雲之密自西北而滿于東南則陽亦應陰相和而雨矣此時尚未故

所以兼備衆美成文德之精華懿美之至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畜之名小以六四一柔然以剛而用此一柔則皆畜也如主六四以為畜則柔要成弊大凡學問能異志以入何處不可取益然或逐流忘源徇末遺本未免

都做了獘病必須仍以九五剛中為主方合得乾来
此小畜之精義
初九是畜之始又是乾體與四柔正應不患不能用
四為畜只是先要識本領天理乾是本本立然後可
以博取所以貴復復者自復于道自家道理一復乃
知散殊道理一一皆吾故有巽之所入皆畜乾也此
畜第一要義故咎自无而又吉也无咎只是補過
何咎則咎自无九
二稍與四不相當然却得中雖不如初之自復却也

可以牽而復牽復便未免要借巽之力牽巽之象繩因其得中所以轉得快醒得早一巽便知復歸天德亦如初之能復於道曰亦不自失也兩自字同可味初復顏子之克復與博約也牽復子貢之絲多學而一貫也九三剛過而蹉矣與四柔不能相取有以乾德自用不能巽畜之象殊不知非巽乾終不可行也故謂之說輻乾車也巽輻也三十輻共一轂分之則各一輻於車何用合之則一輪車不得不可行散殊之理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四五有孚皆孚於乾三爻也剛柔相孚健巽相孚到有孚是學問最妙境界四五雖同體却要知得四是血血陰氣人身不可一日无然只活得形骸血氣中還有主乎血氣者天性也（乾是也）故須血去惕出方得无咎惕乾之惕惕出血氣透出天性也要去這血合五之剛便不成血故曰上合志也到得五中乾巽合一（剛相合）天德便是衆理衆理亦是天德融通浹洽故

曰有孚攣如若膠結而不可解然時習而悅光景如此五之富通上下俱成富无不成畜以其鄰也上九巽德於此極畜道於此成矣西郊密雲於此雨矣正室夫婦於此處矣車不脫輻積而載載皆德矣婦道之克盡可謂能貞矣可謂能危矣如此女道巽克配乾道是月而幾望也然其道只是个順只是个從剛究竟婦要知有个夫在月要知有个日在若認這女道就是男道一路只管前行此為君子征凶何也為其陰而

疑陽也坤上陰疑於无陽就是這疑字學問
中小畜功夫真是會萬歸一由博反約必不可少然
到底要忘這博化這多故曰君子多乎哉又曰吾何
執正怕犯了君子征凶之病如大畜上九則曰何天
之衢道大行也此則君子征吉之路也二卦互相發
其旨精矣
易先小畜于大畜謂通小而後成大也若執小為得
便都成意見私心皆血氣也血之取象於人身最切

血纔有餘不足都是病坤要戰血需要養血小畜要去血都治這血病後渙卦渙其血象曰遠害也血字之義益分明　學問凝滯處一會到本源處便不是血都是惕血去惕出魯无咎兩件

總　小畜先取象雨即乾中雲行雨施之雨又取象輻取象夫妻取象血取象月曲盡陰陽相胥之義而尊卑之分截然　輿在車之中　詳大畜　以不動宰輻之動故以象大畜輻在車之下以善動運輿之動故以

象小畜大小相資為用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三句釋亨字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小畜乾在內履乾在外有巽德以畜此乾則條條理理一一可措之踐履間故履者禮也

天理人所本来具足若不見之躬行實踐終非我有

履是步步實踐功夫然要履得這禮須是有一段中心樂循天理意思故說在內乾在外方可言履蓋天理至剛極是尊嚴直截必以柔道履這剛方得委委曲曲從容和婉而中乎天理之自然故履之為義以柔履剛之謂也只是這履甚非容易一毫差失不得履之至尊貴却至可畏至威嚴却至可危无異履虎尾然若履之道少未盡善傷害立至未有不為虎所咥者其難履如此如何是善履若所云可畏可危者

者剛中之說則其見諸作用者皆剛中正之禮以此履尊居正所行者必中節之禮非和而不知節之禮何疚之有以此為履正是禮而和用先王之道以斯為美小大由之者也豈不光且明乎疚字正在說之中不中處看光明則指巽五言履曰應乎乾即繼之小畜曰剛中志行明指巽五言履曰應乎乾即繼之曰剛中正則知所以應五者全在兌二之剛中可知然不曰說應健而曰應乎乾健以德言不可見履實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履之三即小畜之四皆卦主也柔而不可用所以咥人之凶繫于三是柔之病也只用剛中所以從二之剛方救得此病故小象曰志剛與畜之四曰上合志

兩志字正一般

初九說个素字見得人脚下自有一條潔潔淨淨本分內天理措足可樂只是人不肯依着行行須是出於中心之願中庸素位願外之願故象謂之獨行願九二說个坦字見得人脚下自有一條寬寬平平天理內道路舉步至安只怕人不能安靜去行行須是有不逐世味幽閑貞靜心腸故又說幽人貞吉夫必幽人之貞而得吉乃知于世情少有一毫熱鬧心必不能履坦

坦之道也人當此境最易亂故曰中不自亂也六三是个柔體於天理上見得不全便是眇之不足以明他却自以為能視行不能中便是跛之不足以行他却自以為能履如此去必要認錯了非禮之禮誤已誤人如何无妨害所以咥人凶畢竟辨一片剛說之心只照天理中正處說而應之方可无此病故云武人為于大君為于大君效命於君也（如舊說于字无用）大君指九五中正而履帝位者取武人貴專一也（巽卦利武人亦

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盡去名利兩見所謂幽人之貞若假之而已借虛名爭實利豈禮也哉所以凶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四乾體愬愬乾之惕也四雖剛不得中以敬謹勝所以履虎尾而得終吉禮主於敬敬則无不可行象故曰志行五曰夬履澤上于天為夬其象云夬決也健而說決而和決則極明和則一一自然天理今

否泰反其類謂之泰是極安極治極明盛天地間極好氣象謂之否是極塞極亂極幽暗天地間極不好氣象相去何啻如氷炭之不可同語然同是這乾坤乾在内便成泰坤在内便成否所爭只在个一来一往之間反覆出入間不容髮所以聖人論泰否正要在不定處論於泰曰小往大来於否曰大往小来泰之不可為否否之不可為泰此既定之泰否也若論往来往者何不可復来来者何不可復往来来往往

豈有常局此其間有个主宰而執其樞者有人豈不
能旋轉乾坤有泰无否故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泰運人捺之也非乘龍御天何以語此
何為小往大来大往小来説者曰只以四時看春夏
陽来萬物日生日長一路開通去為泰秋冬陰来萬
物日消日滅一路閉塞去為否似矣而實非也如此
説泰否乃一成之定運如兩相對待然不可相无者
也看来泰否是倚伏之機一正一反然 故曰反其類
否乃泰之反

泰失而後有否者也夫天地交而成泰天地有一息不交者乎不交則天地毀矣是有泰而无否者天地之常也有不交其變也春夏發生陽出而陰從之出固大来也秋冬收斂陽入而陰從之入亦大来也是陽常為主而陰聽命謂之内陽惟夫春夏而寒沍秋冬而煦燠陽不為主而陰得凌逼之反小為大然後謂之小来是陰不從陽而陽反受制謂之内陰此非天地之常也泰是清寧天地否是有病天地天地何

内之也即如堯時洪水為灾四岳在朝丹朱在宫豈不是將否消息堯舉舜禹舉九官舉十六族便成宇宙泰寧此堯開通之也後世陰陽舛逆日月告凶山川不寧以為適當否運看来孰非人事上感召而然故不患无泰運患无開泰之人有其人泰固常泰否亦同泰天地間豈有一世无開泰其人者其内之也與外之也則上下交與不交之分耳内則長外則消泰否轉移係一念間先天天弗能違者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 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不曰陽内而陰外曰内陽而外陰有主其内與外者
矣不曰天地泰天地否而曰天地交泰天地不交否
有主其交與不交者矣此其故可思
天地之道无過一生天地之宜无過一時小人用事
都弄毀裂經常的事戕賊生理如何財成得天地之
道都行垂違人物的事顛倒當然如何輔相得天地

則茅塞之矣所以茅要拔又要連茹根拔泰茅在外
世路上茅塞這茅有一根未拔去終不成全盛之世
否茅在內是人心上茅塞這茅有一根留得種終是
否塞機括留得在泰陽剛君子同類在下開闢茅塞
方是君子通行世路以其彙征之象也何吉如之誅
鋤外穢正要把全坤在外開廓清明故曰志在外也主
持泰運全在九二包荒者全坤都在胞與中是以宇
宙為一身者也荒遠之義亦草昧之義用馮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上三爻皆陰只順了陽便是下爻其順之從四始翩翩順飛貌四順則三陰皆順是四以其鄰同去孚陽也順陽者陰之願故不富而可以（能左右之曰以）不戒而可孚三陽在下以彙上征三陰在上以鄰下孚豈不交而成泰象中失實（實指陽只明不富二字之義惟不富而能以方見心之同故曰中心願也（翩翩順陽雖是好處然處泰而

於外則剛柔皆失其正矣　曰内陰内小人明乎三陰為小人然陰盡得居陰之道小人盡得處小之道便都是轉否為泰妙理何為處小之道從大是也所以否内三爻聖人言吉不言凶明與以處否之法見得挽回否運不專在君子人皆有其事也若小人而從君子則君子之道轉消而長矣

泰之時非无小人也是難乎其為小人否之時非无君子也是難乎其為君子故曰不利君子貞大往

定傾君子未嘗无其具全身遠害君子未嘗无其哲於君子何有不利且君子之貞亦何所不利惟天下不得蒙正人之澤天地不得遂生賢之功是天下之大不利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去聲難不可榮以禄天地閉賢人隱到否時君子只有閉藏便是順天地之道以其愈收斂愈堅貞寂无聲響曰儉德避難非畏禍也避小人耳本義只訓斂未盡儉字義

如何順從得君子從初拔去病根方纔衆陰從之皆
正以其彙貞也如此吉而且亨陽為陰之君艾除已
私順從天理即順君之道故曰志在君 君字一君二民之君五有
象否初之貞即坤道君子之安貞也
泰二包否二亦包泰之包乾包坤不遺一物不漏一
處乾包度量也否之包坤自包承受得起含容得下
坤包能事也曰包承一味以承乾為事包承力量原
不減于包荒但其事只是順道柔道小道故小人吉

原只有泰无所謂否故能于否時回得氣化仍舊是泰運方可言有命有命即孟子所云立命天之命自我主之也這纔是統天御天行事否四即泰三泰艱貞則平陂往復都不為氣數用故于食有福否有命則陂還是平亂還是治氣數聽命于我故疇離祉離麗也疇坤象泰初以彙泰四以鄰否初亦以彙皆以其同類也到否四有命則不必言以矣合天下无不在覆被中陽類固被福陰類亦附陽而同被福故謂

之疇離祉九五正位大人出世則把一个世界
自然一日休美一日更无否可言謂之休否一世成
休美方見大人造福此為大人吉然大人亦无奇法
只是念念不忘危亂所以國命日固一日自然世道
日好一日故又繫其亡二語上九則極而必變之時
傾則把一个乾坤直翻過来故先否後喜休之力極
其大傾之力極其難休則不必言傾傾則究竟亦休
然于旋轉否運鼎立乾坤其功則一也休否文王可